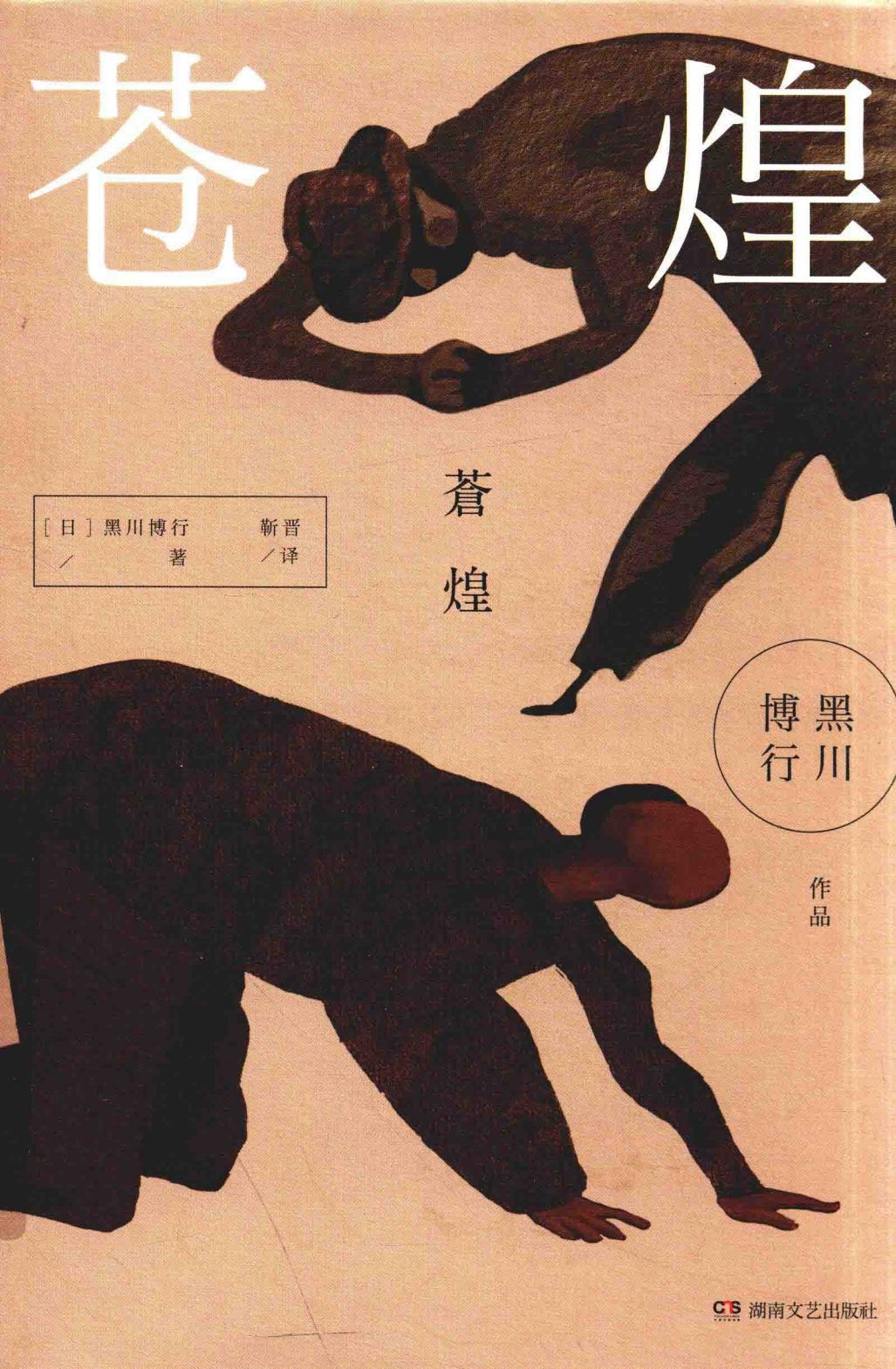


蒼煌



蒼
煌

[日] 黑川博行
／ 著

靳晋
／ 译

黑川
博行

作品

蒼煌

〔目〕 黒川博行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苍煌 / (日) 黑川博行著 ; 靳晋译. — 长沙 :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8. 2
ISBN 978-7-5404-7993-0

I. ①苍… II. ①黑… ②靳…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33873 号

著作权合同图字: 18-2016-074

SOUKOU by KUROKAWA Hiroyuki
Copyright ©2004 by KUROKAWA Hiroyuk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2004.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in PRC reserved by
Hunan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KUROKAWA Hiroyuki, Japan arranged with Bungeishunju Ltd., Japan through
YUOBOOK AGENCY, PRC.

苍煌

CANGHUANG

著 者: [日] 黑川博行
译 者: 靳 晋
出 版 人: 曾赛丰
责任编辑: 张 璐
封面设计: 天行健设计
内文排版: 朱 莎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印 刷: 湖南雅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开 本: 32
印 张: 17.75
字 数: 300 千
版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7993-0
定 价: 39.80

大阪难波¹。室生和大村到达淀屋百货时已经是九点五十五分了。两个人下了出租车之后直接走向了淀屋新馆，门前有七八个女客人在排队，但并没有本应在等待的美术部长的身影。

“干啥呢！这个伊谷，还没到吗？”

室生看了看表，焦急地说道。

“怪了。十分钟前他就说他已经在新馆门前了。”

大村离开室生，小跑着往“彩虹街”的方向去。那里的自助餐厅对面还有一个入口，但也没有伊谷的身影。

见鬼了，在干什么呢！大村咂了下嘴。如果在百货公司开门前还见不到伊谷，室生就该生气了。在出租车里的时候室生就已经开始不停地看表，不停地催促司机了。

热。汗从身体里喷出来，打湿了衬衣领子。大村很想把外套给脱了，但在室生面前他连领带都不敢松一松。

跑回正门之后，大村看到伊谷已经和室生站在一起

1. 难波：地名。译者注。

了。伊谷穿着细条纹的两件套西装，里面是藏青色的衬衣，领带和胸前口袋里插的手帕则统一用了深红色的。伊谷又胖又高，和像只发皱的老鼠一样的室生站在一起，他反而显得更有派头。伊谷注意到了大村。

“实在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我一直在新馆的北门那边等，应该提前给您好好说清楚的。”

说完之后，伊谷转过身对着室生鞠了个躬。室生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向伊谷问道：

“元泽老师什么时候来？”

“应该是十一点左右。”

“我的花儿呢？”

“刚才已经在会场里布置上了，白色的卡萨布兰卡。”

“元泽老师的画儿里没有卡萨布兰卡吧？”

“没有。”伊谷摇了摇头，“二十七幅作品里，以花为主题的作品有九幅，其余的全是风景。”

而在这九幅作品里，牡丹和山茶各有三幅，蔷薇、睡莲和罂粟各有一幅。

“稻山先生呢？也送花儿了吗？”

“也已经送到了。是一株带着花盆的白蔷薇。”伊谷回答道。

“元泽老师有蔷薇的画儿吗？”

“有一幅在一个彩色的花瓶里插着一朵红蔷薇和两朵白蔷薇的画儿。”

“也就是说，白蔷薇送重复了。”

大村暗自窃笑。这虽然是件小事，但是在个展上送给画家的花儿如果和画家作品里画的花儿重复了的话，这确实不是件能让人表扬的事情。更何况，万一，堂堂日本艺术院会员元泽英世作品中的白蔷薇比装饰在会场里的白蔷薇逊色的话，对于元泽来说，稻山健儿就是一个没有什么眼力见儿的画家了。那么，稻山必然会失去元泽的一分。

十点。淀屋百货的玻璃门打开了，店员们开始站在过道两旁迎接客人。室生和大村在伊谷的引导下走向电梯间。

“在元泽老师来之前喝杯茶怎么样？八楼有一个咖啡厅。”

“不，我想先看看画。茶等会儿再喝。”室生说道。

他是想在元泽来之前就先把画买下，在画框上贴上“已售”的标签，让元泽看到。

“那，咱们就直接去会场吧。”

电梯的门开了，三个人走了进去。电梯里的展会介绍栏里贴着“六楼美术画廊·元泽英世日本画特别企划展”的宣传海报。

在画廊的入口处站着美术部员津村。津村看到室生后

端正了一下自己的站姿。伊谷来到前台展开芳名簿，在上面压上文镇，又在砚台里倒好墨汁，然后站在了室生的身后。室生慢慢提起笔，在芳名簿上写下“京都东山 室生晃人”几个大字，墨色鲜艳。

“大村老师也请赐墨。”津村递过毛笔。

“不，我等会儿再写。”

大村接过笔，又放回了原处。以前在参加别的活动的时候，大村在室生的名字旁写下自己的名字后曾被室生这样挖苦过：“你也混出来了啊。”室生对于画坛的“辈分”异常讲究，对僭越之人绝不姑息。

会场里堆满了盆栽和鲜花。有蝴蝶兰、卡特兰、兰属、石斛属之类的西洋兰，还有蔷薇、唐菖蒲、向日葵、大丽花、百合之类的时令花，以及山绣球、菝葜、野薊之类的野花。根据上面的署名可以看到，送花的人多半为画商，还有几个邦展²评议员等级的画家，以及几个像是元泽的资助者之类的人物。稻山健儿送的白蔷薇的花盆格外大，在气势上远远压倒了放在它旁边的室生送的卡萨布兰卡。

2. 邦展：“东邦美术展览会”的简称。后文中会有详细介绍。译者注。

“伊谷君，把那么没有品位的蔷薇和我的花儿放在一起，是个什么意思？”

室生瞪着伊谷。

“实在不好意思。会场里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应该是在我没注意的时候，其他工作人员放的。”

“干脆把那株蔷薇花摆在元泽老师的蔷薇花的作品下面，怎么样？”

“室生老师，这可万万使不得。”

伊谷叫来津村，让他把白蔷薇和卡萨布兰卡分别移到了会场的两侧。

“像这种错误，是会影响到你的将来的，以后要好好注意。”

“实在是不好意思，以后一定注意。”伊谷老老实实地道歉。

室生开始在会场内踱步。室生身后跟着伊谷，伊谷身后跟着大村。元泽的风景画的尺寸都在10号至15号之间，内容多为从远处俯瞰的后山。山岭和森林为清一色的绿色，朦胧缥缈。池塘和稻田的水面上倒映着月光清亮的夜空和云朵，静谧安详。这些作品在技术方面全都达到了大师级的水准，但在规格上却都是一些小作品，没有特别蕴含着什么打动人心的力量。在九幅以花卉为主题的作品中

甚至可以看到明显的偷工减料，花瓣，也好叶子也好，都毫无生气，就是来充数圈钱的。

室生将所有作品大致看过一遍后，在会场中央的沙发上坐了下来。大村也跟着在他身边坐下，伊谷坐在了对面。一个女美术部员端来了茶水。

“元泽老师最满意的是哪幅，你知道吗？”室生身体前倾，小声地问道。

伊谷想了一会儿。

“这个不知道。不过这些作品摆放的位置都是元泽老师交代过的。”

伊谷用手指了指摆在会场里面、最中间的一幅画。

“那幅作品应该是元泽老师最满意的。”

那是一幅名为《涌云山棱》的作品，画面中长满了杉树的山上浓云蔽日。尺寸应该是15号，但比正规的15号稍微长了一些。邦展元老级的大师们作画时用的都是天然矿物颜料，整幅作品呈现出一片柔和的铜绿色，散发着淡淡的光芒，很有品位。

“好的！就要那个吧。”室生说道。

“万分感谢！”伊谷将膝盖并拢，行了个礼。

“然后，还想要一幅花儿的。”

“您要哪幅？”

“牡丹吧。10号尺寸的牡丹。”

“谢谢！”伊谷又深深地鞠了个躬。

“好了。我去给元泽老师买点礼品，接下来的事儿你跟大村君谈吧。”

室生站起来，摇晃着他那消瘦的肩膀走出了画廊。这是他一向的作风，作为邦展的理事，他从来不亲自和人谈价钱。

伊谷叫来津村，让津村在《涌云山棱》和《牡丹》上贴上“已售”的标签。大村喝了口茶，掏出一支香烟叼在了嘴上。

“总共多少钱？”大村直截了当地问道。

“风景每号一百二十万日元，花卉每号一百万。”

大村快速地计算了一下。《涌云山棱》15号，一千八百万，《牡丹》是10号，一千万。

“两幅两千八百万？”

“是，是这个价钱。”伊谷小声答道，又看了看那两幅作品。

“伊谷先生，室生老师其实也没有那么宽裕。”

大村掏出打火机，点着烟吸了一口，然后缓缓吐出，“总共两千万吧。”

“这有点难办呀。”伊谷小声嘟哝道。

“能想想办法吗？比如动用一下你美术部长的权力？”

伊谷低着头，沉默不语。每卖出一幅画，淀屋能拿到的利润应该是标价的四到五成，而淀屋付给元泽的报酬又不能少，所以降价的部分只能由淀屋来承担。

“伊谷先生，我也不想把话说得这么明白，不过您这边不也一直在受着室生老师的照顾吗？现在您手头上也有好几幅室生老师的画儿吧？室生老师要是能再往上走一走的话，五百万或一千万什么的，马上就能回本儿了，不是吗？”

“明白了。”伊谷抬起头，“那就两千万吧。……不过，这个价格还望保密，你知我知，还有室生老师知道就可以了。”

伊谷装得像是大村的大恩人似的。这个耍小聪明的家伙。等会儿见了稻山，他说的肯定会是同样的话。

“那就两千万定了。我等会儿向室生老师汇报。”

而室生的话，等会儿肯定又是只付一半现金，另一半用几幅自己的画儿来抵销。室生的画儿在市场上每号也能卖个五十万日元。

“话说回来，大村老师现在主要在忙哪些方面？”伊谷笑容满面地问道，跟刚才判若两人。

“春天的时候陪着室生老师去写生了。从能登半岛的羽咋到轮岛、珠洲和七尾转了一圈，白川乡也去了，画了点素描。现在正照着当时的素描搞创作。”

“听起来很有意思。看到什么能勾起您画趣的风景了吗？”

“从长手崎到云津一带的海岸线，还有海边的渔民小屋，都很有味道。”

大村很久没听到“画趣”这样略带古风的词儿了。说起来，伊谷也快退休了，他也在这个行业里和各种画家（有些甚至是已经进了美术教科书的已故大师）打了大半辈子的交道了。

“作品完成以后能让我欣赏一下吗？退休前还想给大村老师开一次个展呢。”

“您这么说我很高兴。不过我还没到那个水准，京都太多了不起的老师了。”

“不过大村老师，要是只是一直只是规规矩矩地按顺序等着自己的机会的话，那机会也只能按着顺序来了。”

“伊谷先生，我不是那种爱出风头的性格。”

是的，枪打出头鸟。如果无视画坛的辈分而选择自己硬来的话，那晋升之路也就到此为止了。大村见过的虽然有才能……不，正是因为有才能，才被人嫉妒，最终被逐

出画坛的画家已经不计其数了。

“那，等室生老师当选了艺术院会员之后……”

“到那个时候再考虑那个时候的事情。”

对方虽然只是一个百货商场里的美术部门的部长，但也不能口无遮拦地跟他说太多。

室生回来了，手里提着淀屋的购物袋。

“一套酒杯，江户雕花玻璃的那种。”室生把购物袋放在桌子上，在沙发上坐了下去。

“这礼品相当不错啊，元泽老师肯定会高兴的。”伊谷奉承道。

“虽然是名家出品，但没想到要了三十万。”

室生一五一十地把价格说得这么清楚，是想让伊谷把这个告诉元泽。

“对于元泽老师来说这个东西可能太重了，伊谷君，能单独把这些寄给元泽老师在镰仓的家里吗？”

“好的，我去安排。”

“然后，画儿的话……”

室生看了看摆在会场最里面的那幅《涌云山楼》，看到“已售”的红色标签之后，点了点头。“就这些吧。最后就只剩下拜见元泽老师的尊颜了。”

“不过，室生老师，和元泽老师的午餐怎么安排？千日前³的餐厅已经预约好了。”

“元泽老师是和他夫人一起来吗？”

“是的。”

元泽夫人是来照顾自己腿脚不便的丈夫的。已经八十四岁的元泽在邦展的春季联欢会上就是坐着轮椅来的。

“我还是不去了吧，从个展的第一天就围着老师显得有点厚脸皮了。”

室生怕见元泽夫人。室生去镰仓的元泽府上拜访的时候，总是见不到元泽，每次都是在门口见一见元泽夫人就回去了。室生总是会在自己随身带去的点心盒下面放上一些购物券，但一次感谢的话都没有听到过。“元泽老师年轻的时候没少玩儿，在外面还认领有私生子，所以一直在那老太婆面前抬不起头。”大村和室生一起去镰仓拜访元泽的时候，室生曾这样告诉过他。

“那，您不在这边吃午饭了，对吧？”

“对，我等会儿跟元泽老师打个招呼就回去了。”

室生向后一倚，靠在了沙发上。

3. 千日前：街道名。译者注。

两个大村认识的邦展的画家夹在人群里走进了会场。两个人用眼神与坐在沙发上的室生和大村打了个招呼，然后在会场内转了一圈就出去了。大村想，这两个家伙现在肯定在附近的咖啡厅里一边喝咖啡一边聊八卦：“室生晃人为了在艺术院会员选举中得到元泽英世的那一票，正在不知羞耻地进行拉票活动。”

想说就说吧。你们是不是觉得每天稀里糊涂地画个画儿就可以出人头地了？是不是觉得每天只要待在画室里专心作画的话，总有一天自己身后也会跟着大画商、自己也会被媒体大力追捧、作品被疯抢？有靠着这样幼稚的想法最后真的成了名的画家的话，赶紧给我介绍介绍。那些过着有上顿没下顿的节俭生活却还连颜料都买不起，即便如此仍然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会得到承认而坚持画画儿的家伙们只会这样白白地断送自己的一生罢了。

津村走过来，用耳语悄悄告诉室生元泽老师来了。室生听完后赶紧慌慌张张地走向前台，端端正正地站在了前台旁边。大村也跟着端端正正地站在了室生后面。

元泽的白头发出现在了贵金属柜台的对面。在他前面带路的是伊谷。元泽拄着拐杖，每走一步都要等自己完全站稳了以后再走第二步。元泽夫人穿着淡茶色的罗和服，腰上系着淡紫色的腰带。她跟在元泽的后面一直扶着他，

一副担心的样子。

室生走出画廊去迎接元泽。

“恭喜恭喜。晚辈实在是太想看到老师的作品了，所以今天一大早就赶来大阪了。”

室生向元泽深深地鞠了一躬，几乎都要趴在地上了。
“老师的每幅作品都和晚辈期待的一样出色，欣赏之后，仿佛内心也受到了洗礼。”

“不不，该表示感谢的是我。感谢你来。”

元泽继续说道，“从京都到大阪远吗？”

“不远。新干线十五分钟，眼鼻之距而已。”

室生家位于今熊野智积院后面的高岗上。大村在JR⁴京都站的站台上和室生会合后，两个人一起乘坐新快速轻轨抵达了大阪站，出站后乘坐出租车来到了难波。大阪的街道杂乱无章，毫无情趣，大阪人也是言行粗野，令人心神不宁。“竟然能在这种令人窒息的地方搞绘画”，室生总是在背地里嘲笑那些住在大阪的画家们。

“室生老师已经把元泽老师的《涌云山棱》和《牡丹》两幅作品买下来了。”伊谷告诉元泽。

4. JR: 日本旅客铁路公司的英文缩写。英文全称为 Japan Railway。译者注。

“晚辈是想把老师的作品放在座位的右边，每日学习绘画的精神。”室生跟在伊谷后面说道。

“总是承蒙挂念，多谢了。”

元泽夫人也上前一步说道，“我家元泽总是在说，室生老师的作品很有深度呢。”

“老师的金言如同宝物，听完备受鼓舞。”室生恭维地说道。

元泽的表情却没有一丝变化。

“那么伊谷先生，我们要站在这里说到什么时候呢？”元泽夫人看了看元泽的脚，向伊谷问道。

“啊，这个……”

伊谷像是突然想起来似的说道，“那边有一个茶室，我带您过去。”

“那个茶室里还有其他客人吧？”

“实在不好意思，我们毕竟是百货公司……”

“那就算了，我们去画廊休息。”元泽夫人嗓音有些尖锐。

室生向着元泽说道。

“那晚辈就在这里告辞了。晚辈还买了一些祝贺的礼品，已经放在伊谷先生那里了，请您笑纳。可能会加重您的行李，实在是抱歉。”